

中国古典教育评论辑刊——第一辑——

古典传统与个体成人

主编◎刘铁芳 柯小刚

中国古典教育评论辑刊——第一辑——

古典传统与个体成人

主编◎刘铁芳 柯小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传统与个体成人/刘铁芳,柯小刚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中国古典教育评论辑刊)

ISBN 978-7-5675-8417-4

I. ①古… II. ①刘…②柯…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G5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0535 号

古典传统与个体成人

主 编 刘铁芳 柯小刚

责任编辑 刘 雪

责任校对 陈 易

装帧设计 俞 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417-4/G·11554

定 价 5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编 委 会

顾问: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

倪培民(北京师范大学)

丁 钢(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

刘铁芳(湖南师范大学)

柯小刚(同济大学)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伟(东北师范大学)

刘良华(华东师范大学)

李 猛(北京大学)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

吴 飞(北京大学)

张文江(同济大学)

陈 赟(华东师范大学)

金生鋈(浙江师范大学)

柯小刚(同济大学)

黄 藿(台湾文化大学)

程志敏(海南大学)

王坤庆(华中师范大学)

刘铁芳(湖南师范大学)

李子健(香港教育大学)

李清良(湖南大学)

吴增定(北京大学)

张文涛(重庆大学)

林志猛(浙江大学)

孟 琢(北京师范大学)

唐文明(清华大学)

崔延强(西南大学)

编辑：

万永奇(湖南师范大学)

刘艳侠(湖南师范大学)

王 晖(湖南师范大学)

位 涛(湖南师范大学)

探寻古典教育研究的意义(代序)

刘铁芳

生活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身处现代化的围裹之中,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地回到古典,回归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民族的经典往往体现了古典时代先贤思想的杰出,同时也是先贤思想在历史进程之中不断地被选择、解释,甚至创造而成的,也即真正的民族经典乃是由历史进程中开放而持续的认同、阐释与创造共同造就的。显然,所谓经典其实并不仅仅属于经典的作者,同样也属于历史,属于民族,是由群体共同塑造的,是开放的,或者说是在开放中不断生成的。经典其实就包含了一个民族在精神成人方面那些最关键的基因,或者说遗传密码。回到经典,回到古典很显然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让我们超越简单化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回溯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去思考一个民族是如何被塑造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该民族的关键信息究竟是什么。

历史乃是绵延性的,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所谓历史并不是博物馆里被观赏的文物,历史并未过去,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当下,潜移默化地建构着当下。正因为如此,古典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回到古典,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归到人类的抑或民族的永恒性问题。回到古典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不断地从古典所面对的问题出发,也就是从古典出发,敞开当下的问题空间: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来解读古典,激活古典在当今时代的想象,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以

古典思想来扩展今日教育的思想资源；站在古典的立场上来解释当下，激活对当下基本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教育的精神走向。

历史并未过去，那开启先民智慧的基础性事物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今人的生命。真正的历史并非博物馆里被观看的遗物，而是不断地向着当下绵延，并建构着今日个体的内在自我。我们也并非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乃是历史绵延到今天的体现者，我们就是活着的传统。传统不是静止的过去，而是绵延在今天、建构着今天，对传统的创造性解释就是在建构当下。

民族的经典乃是在历史接受的过程之中形成的。先贤置身其所逢的历史与时代境遇之中，充分地完成属于其个人的文化创造，形成思想文本。后人在阅读先贤思想文本的过程中，不仅仅学习先贤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开启自我认知，获得自我认同感，同时又以自我所置身的时代中的先见来创造性地阐释、丰富先贤的思想。正是在此代代相传、不断选择性地阐释与创造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族历史与文化进程之中的开放的经典。

历史上的经典，曾经充分地开启了先人的生命世界，到今天，依然是打开我们生命世界的重要资源。回到古典，并非回到古代，而是要我们沿着先民打开自我的路径来思考今日究竟如何更好地打开我们自身的生命世界。经典并非教条，真正的经典乃是开放性的。经典之为经典，乃是因为其承载着道，也即保持着向着道的开放性。我们正是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敞开自身向着道的开放性而存在的，我们自身的理解就参与了经典意义的创生。这也提示我们如何把经典的文字还原成创生着的情景，还原成先哲生动地在他们所遭逢的时代里追求大道的生命实践，努力阐幽发微，以先哲高明之德性来照亮我们蒙昧的心灵。

重温古典，并非因循守旧，更非依葫芦画瓢，而是“温故”而“知新”，即在不断地回望与理解中创造性地活化经典，让经典更好地进入当下，确切地说是让经典激活当下的我们，让我们在置身无根化的

现代性处境之际,也能在与先哲的对话中触摸历史与传统中幽深的文化——生命之根基。正因为如此,关注古典教育,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中国教育寻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在重温古典的过程中触摸起源,并不是要守旧,恰恰是要维新,只是这种“维新”乃是要建立在对我们自身的“命”的认识与持守的基础上,也即要恰切地理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新。不断地解释与理解教育的起源,正是要尝试着去理解那让我们不断地维新的“命”,由此而寻求今日教育之自我更新与自我超越的源头活水及内在路径,否则我们的求新就可能是盲目的、无根的。

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逐步找到了一条以古典教育研究为特色的教育思考路径,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在探寻人类教育的本源的基础上,追寻中国教育的本源,触摸当下教育发展的深层脉象,以尽可能地夯实研究的背景与基础,在经典与现实、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尽可能保持融会贯通,同时又拥有深度而鲜活的张力,进而促成深度教育思考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深知,这是今日中国教育研究幽微而又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之一,我们自身的研究也未必能达成我们预想的目标,但我们将持续努力,并力求在逐步回到中西古代原典的过程中,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 录 | Contents

专题

- 刘小枫 施特劳斯论德性教育与美国政制 / 3
- 张晚林 论作为道说的教育
——从海德格尔“思”的召唤到儒家的礼乐之教 / 34
- 程志敏 时代、大同与古典教育 / 90

儒学与教育

- 孟 琢 新原儒：儒家的命名理据与教育精神 / 107
- 李智星 以诗文行教化
——儒家传统王政观中的王道与文教 / 120
- 徐 峰 浅析儒家教育的传统与经验
——兼论当前国学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 134
- 魏 祥 《论语》中“学”的智慧 / 146
- 湛 衡 孟子的道德教育理路述论
——从“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到“风行草上” / 166
- 席海燕 刘晶波 洒扫应对：何以为童蒙教育之方 / 181

古典教育实践

- 柯小刚 影响与教化：从《庄子·齐物论》深思古典教育 / 197
- 刘铁芳 因材施教与个体成人 / 210
- 吴炳钊 本义引申与经典教化功能的实现
——以《论语》三则为例 / 227
- 赖和平 在日常境遇与疑惑中返回心灵自由：古典儒家“内圣”
教育的实现
——以《学而》篇孔子与子贡的对话章为例 / 237
- 张 雯 明与芒：《庄子·齐物论》教育思想发微 / 244

西学与教育

- 陈斯一 亚里士多德论家庭与城邦 / 255
- 上官剑 曾卉丹 实践智慧与现实观照：伊索克拉底修辞学园
溯源 / 268

施特劳斯论德性教育与美国政制

刘小枫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政治哲学研究。

《古今自由主义》(1968)是施特劳斯生前出版的最具现实相干性的自选文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这部文集有一个很短的“前言”，仅4页多一点儿(按中译本计算)，通篇几乎都在坦率地谈论美国的意识形态状况，实属罕见。施特劳斯并没有回避他所倡导的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合，但他说，前现代的“尤其古典的政治哲学是自由这个语词的原初含义”。在这样说之前，施特劳斯首先说的是，“自由”(liberal)这个语词的“前现代”含义指的是“自由教育”，它并非与“保守教育”相对立，而是与“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相对立。^① 施特劳斯用“自由教育”来界定“自由”，让我们多少会感到费解，甚至感到有些诧异：把

^① [美]列奥·施特劳斯. 古今自由主义[M]. 马志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

“自由”理解为“自由教育”是什么意思？

一、自由、美德、政制

施特劳斯接下来讲，“做自由人(to be liberal)的原初含义是践行有胸襟的美德”(to practice the virtue of liberality)。为什么要强调“原初含义”？因为，这种“自由”本身是一种美德——这一说法其实来自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点。然而，“做自由人”即“践行有胸襟的美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政治常识所确认的自然美德有多种，比如正义、虔敬、智慧、节制、勇敢。按照苏格拉底曾迫使著名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承认的观点，只有当“所有这些美德，相互不可分离，其中的任何一种美德才算完美”。^① 施特劳斯在这里说，“真正的自由人等于真正有美德的人”，意思其实是说，真正追求美德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其中的道理在于：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追求美德。如果唯有学习美德才是在追求美德，“真正的自由”就意味着追求学习美德，而非说拥有实现自己的自然欲望的“自然权利”意味着“自由”。换言之，只有当把“自由”理解为朝向学习美德的道德热诚即孔子说的“好德”，“自由”本身才称得上是一种“美德”。

苏格拉底在临终前讲了一个大地神话，然后平静地走向自己的生命终点。当时他对身边那些追求智慧的年轻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应该“热切追求涉及学习的快乐，用灵魂自身的装饰而非不相干的装饰来安顿灵魂，亦即用节制、正义、勇敢、自由和真实来安顿灵魂”。^② 苏格拉底在这里用“自由和真实”这两种美德替换虔敬和智慧，意味深长。因为，这话是苏格拉底在城邦的监狱中说的，而且是对身边那些热爱智慧的年轻人说的。这让我们应该想到一个问题：虔敬而非自由才是常人有的自然美德，如果鼓励甚至督促常人用“自

^① 刘小枫编/译，柏拉图四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31。

^② 同上书，第544—545页。

由”替换“虔敬”行吗？即便在如今的重点大学，也不会随处见到“追求涉及学习‘美德’的快乐”的爱欲。现代化的大学真的能让“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古训不再是政治常识式的格言，甚至不再是人类学事实？

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从政治的现实处境来看，施特劳斯在这里把“古典”含义的“自由”明确界定为“自由教育”不仅颇为突兀，而且多少有些奇怪。因为，施特劳斯认为，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难道“自由教育”是一种“主义”式的竞争性概念？在谈到“古典的政治哲学”时，施特劳斯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政制的主张，他何以可能让“自由教育”与现代的“主义”对峙呢？

一旦我们的脑子里产生出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应该放过施特劳斯紧接着说的一段话，甚至会尖起眼睛读这段话：古典政治哲学“反对普遍同质的国家”这样一个“实质原则”。理由在于，古典的政治哲学认为，“社会”不是自然的，不如说，“社会对人而言自然地是城邦”。换言之，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之中的政治共同体。古典政治哲学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观点是：“每个政治社会”过去曾是、将来仍然会是“凭靠某个特定的基础意见”生活的共同体，政治哲学不应该用“知识”来“取代”这种“基础意见”。^① 这里的“知识”一词既无定冠词也无不定冠词，它指的是什么“知识”呢？从文脉来看，“知识”这个语词很可能指现代式的“主义”。倘若如此，对任何一个传统的“政治社会”来说，现代式的“主义”知识都对传统的“基础意见”具有颠覆作用。

由此便引出了一个问题：何谓“公民美德”？一个政治社会中的公民具有“基础意见”算有美德，还是具有现代的“主义”式“知识”算有美德？笔者不禁想起施特劳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素养》一文中曾谈到的现代社会科学与公民事业的关系问题。施特劳斯说，为了抵

^①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 马志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

消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与生俱来的危险性，“必须有意识地反求诸常识思维，即返回公民视角”。^① 我们知道，在现代的大学教育中，社会科学不仅占据了大量地盘，而且占据了人文科学的制高点。那么，施特劳斯为什么会认为专业化社会科学会有与生俱来的危险性呢？按照前述关于用“知识”取代“基础意见”的说法，施特劳斯的意思是：现代大学中的社会科学无不是在致力于用现代的“主义”知识取代政治社会的“基础意见”，因此社会科学带有与生俱来的危险性。其危险性在于，现代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看似在用“主义”知识教年轻人“公民美德”，实际上恰恰是在败坏一个政治社会的自然的“公民美德”。在这里，施特劳斯突然谈到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美国政制的相干性：

依据这种观点，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社会科学的首要主题将是民主制，或更恰切地说是自由民主制，尤其是其美国形式。研究自由民主制，应当不断参照同样现实或同样可能的对抗性方案，因此尤其应该参照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引发的问题将面临一种对共产主义认真、严肃、坚韧的考察。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制与生俱来的危险也将被诚实地揭示出来，因为自由民主制的朋友并非谄媚者。^②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施特劳斯在《古今自由主义》的“前言”结束时突然说到：鉴于任何政治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基础意见”，以至于甚至是“一个封闭社会”，古典政治哲学都会要求其“公共言论和写作”必须承担一些“义务”，由此产生出“一种特别的写作艺术”。反之，追求“普遍同质的”社会理想，信奉现代式“主义”的智识人不仅不会认为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还会认为由此“义务”而来的“特别的写作艺术”不是装神弄鬼，就是反对人类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从

^①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M]，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45。

^② 同上书，第46页。

而堪称“反动”而且透顶。^① 这一说法提醒我们：当施特劳斯发表“公共言论”或就“公共”问题写作时，他会采用一种特别的修辞。

二、自由教育与美国大学的政治学专业

《古今自由主义》文集中有两篇属于“公共写作”的文章，被安排在差不多两头两尾的位置，分别为《自由教育与责任》和为《科学的政治学研究论集》所写的“跋”。这两篇“公共写作”与两篇“公共言论”一样，相互呼应。^②

《科学的政治学研究论集》是施特劳斯的学生斯托林(Herbert J. Storing)编的一部论文集，尝试从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政治哲学视角研究美国学界和教育界所关心的政治问题，难免尖锐批评了美国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施特劳斯的“跋”文一开始就指出，美国名牌大学的政治学专业已经成了“大众现象”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大众文化统治”的马前卒。这其实是十分奇怪的现象，因为它们得到“财力雄厚的基金会”的支持，或者说得到美国“精英”阶层的支持：毕竟，这个阶层需要政治学专业输送人才。^③ 我们不能说美国名牌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的脑子有问题，只能说美国“精英”阶层的脑子有问题：用自己掌握的大笔财富自毁长城，为“大众文化统治”夯实基础。

施特劳斯明确表示，由于政治学专业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占据着公民教育这一要害位置，他有理由对美国“未来一代最优秀者”的“智识和道德品质”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美国高校的政治学专业

① [美]列奥·施特劳斯. 古今自由主义[M]. 马志娟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4.

② 《自由教育与责任》虽然是“公共写作”，但施特劳斯下笔极为精审，中译绝非易事，演讲文《什么是自由教育》同样如此。这两篇文献的中译，另见刘小枫、陈少明. 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M]. (“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1—24. 亦可比较陈克艰教授的译文，见刘小枫. 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施特劳斯读本[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③ [美]列奥·施特劳斯. 古今自由主义[M]. 马志娟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237—238.

致力于化解理应受到审查的自由民主制的“利弊”。在“跋”文结尾处施特劳斯还说，当代美国高校的新政治学虽然从过去的“民主正统论”那里学到了教训，懂得了“大众[统治]的非理性”和“精英[统治]的必要性”，却依然坚持自由民主信念不动摇，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政治学不回到古典，“从遥远的过去的反民主思想家群星”那里吸取“教训”，最终只会陷于民主理论的泥潭不能自拔。^①

当时正值“冷战”高潮，施特劳斯公然提出向古代的“反民主思想家”们学习，颇有苏格拉底式的“牛虻”精神。这样的“公共写作”受到美国大学政治学权威教授的抨击，自在情理之中。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两位权威的政治学教授在抨击这部论文集时说：出于对“未来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高贵和智识敏感”的关切，他们有责任回击施特劳斯及其学生。施特劳斯在随后写的简短回应临近结尾时逮着这个说法不放：如果美国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也关切这个国家中天资优异的年轻人是否能具有“卓越”品质，就应该勇于检视大学的政治学专业自身的品质。^②这样一来，施特劳斯的“公共言论”无异于让谁在败坏青年的问题或者“苏格拉底问题”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再度重现。

与“跋”文同年(1962)发表的《自由教育与责任》是对“什么是自由教育”演讲的书面补充，施特劳斯在这里详细谈到，应该从古典的“反民主思想家”那里吸取什么“教训”。不过，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似寻常，其实有些奇怪。因为，施特劳斯在文章一开始就说，自由教育“显然不等于责任”。毕竟，“责任”是个“新词”，它取代了习惯上说的“义务”、“良知”、“美德”等语词。负责任未必等于有“美德”，杀人越货者也能宣称“承担责任”，更不用说如今的“恐怖分子”。负责任必须与其他美德结合在一起，才是一种实质性的“美德”。无论如何，教

① [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58-359。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时代性[M]，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370-371。